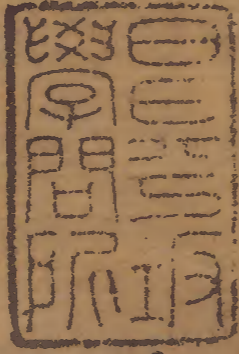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卅六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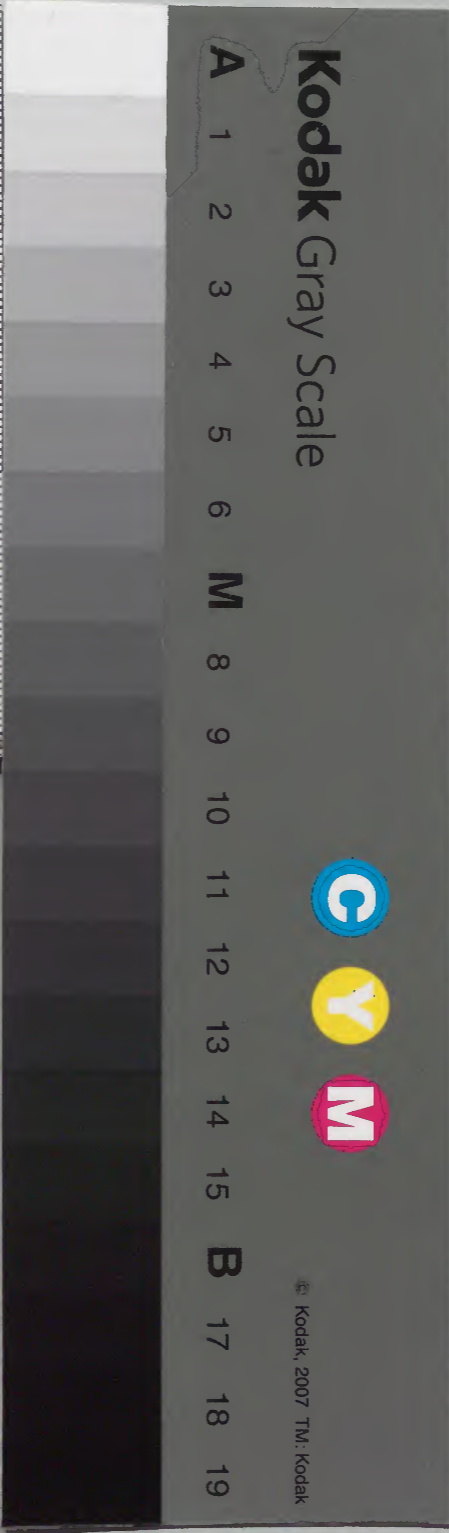
論語

子罕，鄉黨，先進，顏淵

			五二五七	漢書門
三〇	九〇	五〇	五二五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元	五二五七	漢
函	三〇	書
一四	冊	架
冊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10)
函號	298 249



○子罕言利章

齊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
 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
 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
 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
 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
 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
 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
 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
 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格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聲界塵糟底物事若



踢他歷切以足
蹙物

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總說著利少則便
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
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
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
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
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
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
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
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
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
來個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非不言罕言之爾利誰不要才專說便一
向向利上去命不可專恃若專恃命則一向胡做去仁學者

所求非不說但不可常常把來口裏說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
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
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是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不和惟有
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
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
不成議論也時舉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會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
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為
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管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
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
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為不後其君
而行義實孫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之有

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躡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時奉命有二天命之命固難說只貴賤得喪委之於命亦不可仁在學者力行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才專說利便廢仁冰

問子罕言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薄
問子所罕言之命恐只是指夫人之窮通者言之今范楊尹氏皆以盡性知性為言不求之過否曰命只是窮通之命集義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言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為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

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必大

或問龜山都一般之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做一般螢

正淳問尹氏子罕一章曰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必大

○麻冕禮也章

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

縷矣八十縷四十抄也冰

純儉絲也不如用絲之省約冰

○子絕四章

絕四是徹上徹下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個

問意如何母得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母意者主理而言不順

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可學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固只是滯不化德明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即管固執道我做的是植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指

環關祖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魯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已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已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

立已與物私為町畦他門都說人已合一克已只是克去已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為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萬同

余國秀問毋意必固我曰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愠愠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着果何待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時舉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我之患意是為

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人傑

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為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已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為或不為不在已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有我哉力行

問意私意也我私已也看得來私已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屢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廣

吳仁父問意必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

循環不已個

吳伯英問意必固我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做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壯祖

絕四先生曰此四者亦是相因底始於有私意有私意定是有期必既期必又生固滯却結裏做箇有我出來

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端蒙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有意必固三者乃成一箇我如道是人恁地做蓋固滯而不化便成一箇我橫渠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集注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時舉

問意必固我有無次第曰意是私意始萌既起此意必是期要必行固是既行之後滯而不化我是緣此後便只知有我此四者似有終始次序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此四者正與元亨利貞四者相類元者善之良貞是箇善底成就處意是造作始萌我是箇惡底成就處又問敬則無已可克若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如何曰敬是已成之敬可知無已可克此四者雖是始學亦須便要絕去之又問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曰此語尹子已辯之疑記錄有差處又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學者所宜盡心如何曰此謂孝者所宜盡心於此事而學之非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始盡心耳又問橫渠云四者既亡則以直養而無害曰此直字說得重了觀子孟子所說處說得捕直只是自反而縮後人求之太深說得來忒夾細了集義

問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不然尹和靖一段好意必固我是要得無未發之前眾人俱有却是要發而中節與此不相類又問若自學者而言欲絕意必固我到聖人地位無此四者則復於未發之前復於未發之前蓋全其天理耳曰固是如此但發時豈不要全因命敬之取和靖語錄來檢看又云他意亦好却說不好可學

君子之學在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也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盡心於學此言是也喜怒哀樂自有發時有未發時各隨處做工夫如何強復之於未發尹子語錄中辨此甚詳必大

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體之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如此說著便害義理此二句不可相對說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固無可求及其既發亦有中節不中節之異發若中節者有何不可至知意必固我則斷不可有二者為得而對語說橫

渠謂意必固我。自始學至成德。兩端之教者。謂夫子教人。絕此四者。故皆以毋字為禁止之辭。或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者。曰。意必固我。既亡。便是天理流行。為飛魚躍。何必更任私意也。謹

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着。可學。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此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問

張子曰：意有思也。未安意。却是箇有為底意思。為此一事故起。

此一意也。必大

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端蒙

守約問：橫渠說絕四之外。心可有處。必有事焉。聖不可知也。曰：這句難理會。惟見橫渠理窟。見他裏面說有這樣大意。說無

是四者了。便當自有箇所嚮。所謂聖不可知。只是道這意思。難說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有椀燈詩。甚

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是關西人語言。自是如此。實孫

問：張子曰：云或問。謂此條語意簡奧。若不可曉。竊以張子下數

條語考之。似以必有事焉。為理義之精微處。其意大抵謂善。不可以有心為。雖夷清惠和。猶為偏倚。未得謂之精義。故謂

絕四之外。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底道理。方真是義。孟子

之言。蓋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乃聖而不可知處。此說於孟子。本意殊不合。然未審張子之說是如此否。曰：橫渠此說。又拽

退。孟子數重自說得深。古聖賢無此等議論。若如此說。將使

讀終身理會不得其流必有弊必大

橫乘之意以絕為禁止之詞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為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道夫

伯豐問張子曰毋意必固我然後能範圍天地之化曰固是知此四者未除如何能範圍天地但如此說話終是稍寬耳

○子畏於匡章

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

後死者夫子自謂也死字對沒字沫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大雅

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

與天生德於子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

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

匡

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

人自做着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已之去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興衰自應以已往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

此者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

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賀孫

匡

問程子云夫子免於康人之圍亦苟脫也此言何謂曰謂當時或為康人所殺亦無十成某云夫子自言康人其如子何程子謂知其必不能違天害已何故却復有此說曰理固如是

事則不可知必大

問呂氏云文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發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營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梅
問太宰初以多能為夫子之聖子貢所答方正說得聖人體段

夫子問之數語却是謙辭及有多能非所以率人之意曰固是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所說乃謙辭植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温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剛

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它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它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方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錄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用所以人只見它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

董多動切骨董以魚肉諸物和美謂之骨董美

拓他各切音託手承物也又推也亦開也

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
 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
 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
 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然有不曾處雖是
 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
 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
 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
 常行吉凶之禮也都不曾講得個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如何曰天放縱聖人做
 得恁地不去限量它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
 象亦似天限量它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
 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竊注

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將字訓大處多詩中亦孔
 之將之類多訓大詩裏多叶韻所以要如此等字使若論語

中只是平說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
 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嘿說了曰然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
 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義剛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
 理會方啓發他空空鄙夫必着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
 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
 一隅以四角言這桌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
 言之九言語便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
 須是看他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
 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允聖人謙
 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大想記不全須求

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
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
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
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
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恚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
要人知模樣寓

問伊川謂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
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此是形容聖賢氣象不同邪
抑據其地位合當如此曰聖人極其高大自難企及若更
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
若不引而自高則人也必以為淺近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
迂闊把做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誠迂闊無用則何以起人
慕心所以與他爭辨不是要人尊已直使人知斯道之大庶
幾竦動着方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

說 敢

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又問如程子
說話亦引而自高否曰不必如此又生枝節且就此本文上
看一段須反覆着來看去要爛熟方見意味快樂令人都不
欲看別段始得淳○寓錄云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
如此則道不尊此則人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尊不
合着我如此耶曰地位當如此聖人極其高大自難企及
非道能及若更不恚地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
於道未至若見至處自然做處畢竟不似聖人熟而不能
其所以為迂闊把引而自高則人若孟子以為道是我不
用如斯道之大庶幾使人無用則人若孟子以為道是我不
知得如斯道之大庶幾使人無用則人若孟子以為道是我不
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乎只平常言如用我者
他程先生見得透如何敢鑿空恚地說出來
正淳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是一般猶言頭尾也
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
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

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端蒙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時亦自諱不得冰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蓋疑聞同叔臨問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欲以作字趨字說做敬不知如何曰固是敬須是看這敬心所從發處如見齊衰是敬心生於哀見瞽者是敬心生於閔震

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肅

○顏淵喟然嘆章

學者說顏子喟然嘆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賀孫

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義剛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廣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

樣

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
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
行之編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
然問問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
大夫言却問問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措莫不中節
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
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
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
只要認得分明便爽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
欲人傑

安鄉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
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
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
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得
一寸便能伸得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
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
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
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
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
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
後自到那田地義剛

國秀問所以博文約禮格物致知是教顏子就事物上理會克
已復禮却是顏子有諸已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是會有
諸已賀孫

因論博我以文曰固是要就書冊上理會然書冊上所載者是
許多書冊載不盡底又是多少都要理會

正淳問顏淵喟然嘆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論

顏淵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定只見得一箇大物事後奈不何節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義剛

或問顏子鑽仰曰顏子鑽仰前後只得摸索不着意思及至盡力以求之則有所謂卓然矣見聖人氣象大槩如此然到此時工夫細密從前篤學力行底籠工夫全無所用蓋當此時只有些子未安樂但須涵養將去自然到聖人地位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

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閑祖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爾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蓋為安排着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佐

或問瞻前忽後章曰此是顏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瞻之却似在前及到着力趕上又却在後及鑽得一重了又却有一重及仰之又却煞高及至上得一層了又有一層到夫子教人者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是事物物皆窮究約之以禮是使之復禮却只如此教我循循然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禮卓爾立在這裏此已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未由也已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此是顏子說已當初捉摸不着時事祖道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

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
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祖道

周元典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
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
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
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絕
着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
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
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爾銖
問顏子瞻忽事為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曰只為夫子博
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瞻忽前後是初見時事
仰高鑽堅乃其所用力處曰只是初見得些小未能無礙奈
何他不得夫子又只告以博文約禮顏子便服膺拳拳弗失
緊要是博文約禮問顏子後來用力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何

故又曰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
約禮積久自然見得德明

問顏子喟然嘆處莫正是未達一間之意夫顏子無形顯之過
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違仁莫是有纖毫私欲發見否
曰易傳中說得好云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
也瞻前忽後是顏子見聖人不可及無捉摸處如有所立卓
爾却是真箇見得分明又曰顏子纔有不順意處有要着力
處便是過人傑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人傑

問顏淵喟然嘆章曰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
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
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

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了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又曰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植

問瞻之在前四句曰此段有兩重關此處顏子非是都不曾見得顏子已是到這裏了比他人都不曾到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斐孫

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喜歡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杯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即當

下卷孫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嘆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象籠罩盡

問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嘆不能到曰顏子鑽仰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啓發顏子只傳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手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箇生熟了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德明

問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處顏子必思而

後得勉而後中所以未至其地曰顏子竭才便過之問如何過曰才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顏子勉而後中便有些小不肯底意心知其不可故勉強擺回此等意義懸空逆料不得須是親到那地位方自知問集注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作無方體曰大槩亦是如此德明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沉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嘆見得他煞苦切處揚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

倚錄云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到此似覺有苦心極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聖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揚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這一時勇猛如此却不見迫切到未由也已亦只得放下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所以着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着力要

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隸注

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着力不得何謂也曰未到這處須是用力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待他自熟且如熟還可着力否

問顏淵喟然嘆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略有箇近傍處吳氏以為卓爾亦不出乎日用行事之間問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

集注恍惚字
彙失意也楊
子法言神心
恍惚

此處除是顏子方見得問程子言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
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未由也已不是
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麤氣
力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
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着力得才着力又成思勉
去也只恁地養熟便忽然落在那窠窠裏明道謂賢毋謂
我不用力我更着力博錄云明道謂賢看人見明道是從容
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寓

正淳問集注顏子喟然而嘆一章不用程子而用張子之說曰
此章經文自有次第若不如張子說須移如有所立卓爾向
前始得必夫

蓋卿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束如何曰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孔子是汎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可以弗畔夫道
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
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其有時曉他若先
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
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
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漢書要求字讀如
約束曰然項之復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箇字如何說到那
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崇然
後約物理窮盡卓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攔自家不住如此
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着力如此則
是卑問卑法地曰只是極其卑爾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
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集義
問橫渠說顏子三改却似說顏子未到中點曰可知是未到從
容中道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橫渠指此做未能及中

蓋到這裏又着力不得才緊着便過了稍自放慢便遠了到此不爭分毫間只是做得到了却只涵養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便是未到不思而得處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便是未到不勉而中處當

問橫渠說顏子發歎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神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着力些便過才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着力人傑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總着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總着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繞着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

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着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得到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個

伯豐問顏子求龍德正中而未見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聞邪

存其誠聖人從容中道地位否曰然又問極其大而後中可
求如何曰此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如程子室中廳中
國中之說不極其大則不得其中也又問止其中而後大可
有如何曰在中間便盡得四邊若偏向這一邊即照管那一
邊不得張子此語甚好若云未見其止却使得不是未見其
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所止之止答

○子疾病章

問久矣哉由之行詐是不特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
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
然廣

問由之行詐如何曰是子路要尊聖人耻於無臣而為之一時
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尋常不是
有不明處知死孔悝之難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
便是詐也熾本作知好路不以平日強其所不知

○子路使門人為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也不好人也
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
為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事却不
是了盡

○子貢曰有美玉章

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色是只藏之惟復將出用之耳
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必大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
前輩或以箕子為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
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雒之戎是也又問此章
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嘆非
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
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

集注說見第
七篇按默而
識之意注何
有於我言何
者能有於我
也

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揮手推

○出則事公卿章

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此等處聖人必有為而言焉

問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如此說皆不可曉尋常

有三般說話一以為上數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事外我

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其今闕之去為。集注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無而不亂為不為酒困如

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

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

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

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

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必大

○子在川上章

問斯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植

或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古說是見川流因

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

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去偽

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

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

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

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

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不窮理工夫使無一

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

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

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

天地相似廣。士。教。錄。云。此。只。要。常。常。

或問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此道體之本然也如何曰程子

言之矣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云云皆與道為體與道為

體此句極好某嘗記得在觀瀾記兩句云觀端流之不息
悟有本之無窮無窮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
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今

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
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

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
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

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
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着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祖道曰只

為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
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

~~此~~以輸與他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
公此說却是祖道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

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
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

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未精粗都包在裏
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

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
便都是道之體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

切易見備

公晦問子在川上注體字是體用之體否曰只是這箇體道之

體只是道之骨子節

問如何是與道為體曰與那道為形體這體字却籠只是形體

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備

問注云此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為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
等處要取與道為體是與那道為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

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為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自然此等處閑時好玩味矣

學蒙

先生舉程子與道為體之語示過言道無形體可見只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為體過問伊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至皆與道為體如何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劉用之曰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略是如此義剛

徐問程子曰日往則月來至皆與道為體何謂也曰日月寒暑

去字疑不字誤

等不是道寓錄云日往月來寒暑往來是道然無這道便也無這箇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道做骨子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然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若說天只是高地只是厚便也無說了須看所以如此者是如何詳同

周元與問與道為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為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管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否曰然又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做王道不成又曰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節

伊川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這箇體字似那

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曆家
說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
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
曲禮便是與仁為體高

有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否曰固是
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楊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
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
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存不謹便斷了萬
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
得恣滔滔地流去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曰
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曾窺得上面些箇影子儒用
問註中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先生云只是無些子私意
子在川上一段注此道體之本然也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
髮之間斷才不省察便間斷此所以其要只在謹獨人多於

獨處間斷

做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
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
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
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通只是
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
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
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
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
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切出來又曰如
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
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葉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
皆動斐孫

因說子在川上章問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斐孫

問見大水必觀焉是何意曰只川上之歎恐是夫子本語孟荀之言或是傳聞之說必大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

至之問好德如好色此即大學如好好色之意要得誠如此然集註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何也曰書不是恁地讀除了靈公事便有何發明存靈公事在那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聖人當初只是恁地嘆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友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若只管去校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教住便住教去便去今却如與做師友一般只去與他校如何得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

這一頭低那一頭昂大季只將兩句平頭說去說得尤力如何要合兩處意來做一說得淳之調錄作林文火異

叔重問何謂招搖曰如翱翔節

○語之而不惰章

讀語之而不惰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時季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義剛

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壽

問語之而不惰曰看來不惰只是不說沒緊要底話蓋是那時也沒心性說得沒緊要底話了壽

○子謂顏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為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蓋只是顏子未到那極處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顏子

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

○苗而不秀章

徐問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何所喻曰皆是勉人進學如此這箇道理難當只管恁地勉強去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大槩只說物有生而不到長養處有長養而不到成就處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孝不至實亦何所用

○後生可畏章

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

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七計二十三版

論語十九

子罕篇下

○法語之言章

法語之言巽與之言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遜于汝志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

推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申忤故必悅然不繹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太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

揚氏說亦好植

○三軍可奪帥章

志若可奪則如三軍之帥被人奪了做官奪人志志執得定據不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涼

○衣敝緼袍章

衣敝緼袍是裏面夾衣有綿作胎底議

衣敝緼袍也有一等人貧賤自不愛者然如此人亦難得涼

先生曰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已之無呂氏之說亦

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替

問子路終身誦之曰是自有一般人著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

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替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

有好物事猶要與眾人共用了上蒸論語中說管仲小器也

一段極好替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

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

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

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

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個

謝教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

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九

十分好底事終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淳

道怕擔了何足以臧

○知者不惑章

知者不惑真見得分曉故不惑涼

道夫問仁者不憂曰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

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
仁者不憂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
有

或問仁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
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
是仁義剛

陳仲亨說仁者不憂云此非仁體只是說夫子之事先生曰如
何又生出這一項情節恁地則那兩句也須恁地添一說始
得這只是統說仁者便是不憂義剛

勇者不懼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也

或問勇者不懼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
然便按那不懼未得蓋爭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
李閔祖問論語所說勇者不懼處作有主則不懼恐有主字明

勇字不出曰也覺見是如此多是一時問下字未穩又曰恁
地備員去因云前輩言解經命字為難近人解經亦間有好
處但是下語親切說得分曉若前輩所說或有不故分曉
處亦不好如近來歐氏說易女子貞不字伊川說作字育之
字歐氏說作許嫁笄而字之字言女子貞不字者謂其未許
嫁也却與昏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又云伊川易亦有不
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
言在當時未見有刺史郡守豈可以此說其謂益之用凶事
者言入臣之益君是責難於君之時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
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而通
又非忠以益於君也卓

行夫說仁者不憂一章曰勇者不懼勇是一箇果勇必行之意
說不懼也易見知者不惑知是一箇分辨不亂之意說不惑
也易見惟是仁如何會不憂這須思之行夫云仁者順理故

不憂若只順這道理做去自是無憂曰意思也是如此更須細思之父之行夫復云云曰畢竟也說得麓仁者所以無憂者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者是甚麼事來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不是方去恁地做鑽隙出格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劬吁悔者無私心故樂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揚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方子錄云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自有這道理在這道理看甚麼事來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却無這理便處置不去

所以憂者只是從周錄云人所以有憂者只是處未得格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

舉少異時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惟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植問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底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盡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者

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或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
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
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
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
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或曰勇於義是
義理之勇如孟施舍北宮黶皆血氣之勇人傑錄云或曰勇
勇之勇曰大傑統言之敷孟曰三者也須窮理克復方得只
施舍北宮黶皆血氣之敷如此說不濟事去偽

問知者不惑集注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終之者此三句恐
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養勇是克治之功先生首肯曰是勇
是持守堅固問中庸方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文
互說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知都
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三行都是仁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近都是勇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目路脉可與立能有所立
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可學

問可與適道章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
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
時須便教可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植

或問可與立是如嫂叔不通問可與權是嫂弱接之以手曰然燾
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可學

權是稱量教子細着閱祖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指之宜否曰以
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
平處問

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變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

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則投事常如風和日暖固好變如
迅雷烈風若無迅雷烈風則都早了不可以為常冰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
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
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舉同時
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
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
今人才庸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
走也個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
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
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適為所
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或言本朝人才
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

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
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
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
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富
叔重問程子云權者言稱鋪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也然也
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
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為可誅性之寬者以為可恕
繫之以義甘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切不
差欲其權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
權量精審伊川嘗云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
以行之時舉

問經權之別曰經與權須還他中央有箇界分如程先生說則
無界分矣程先生權即經之說其意蓋恐人離了經然而來
來來去則經與權都鶻突沒理會了又問權是秤錘也稱衡

錘

皆

是經否曰這箇以物譬之難得親切久之曰稱得平不可增
加此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最移退是權依舊得平便是合道
故反經亦須合道也

放

問經權曰權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
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着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暖
則亦須使扇當風坐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
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
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則非矣義剛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
川以為權便是經其以為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為經如征
伐視攝遜教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賀孫
或問伊川云權即是經漢儒云反經合道其談如何曰伊川所
說權是說這處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須是曉得他意漢儒語
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橫說一句不合道理胡做了文

說男女授受不親是常經合恁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
合恁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裘附火是常理
也忽然天氣做熱便須衣夾揮扇然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
公羊就宋人執祭仲處說得權又恠異了又曰經是已定之
權權是未定之經義剛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即是經何也曰其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
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
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
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
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
獨不宜乎莊祖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即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
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可權是時中
不中則無以為權矣賜

又曰

或問反經合道之說程先生不取乃云不必說權權即是經如
何曰其常以為程先生不必如此說是多說了經者道之常
也權者道之變也道是箇統體貫乎經與權如程先生之說
則鶻突了所謂經衆人與學者皆能循之至於權則非聖賢
不能行也

或有書來問經權先生曰程子固曰權即經也人須着子細看
此項大段要子細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
須是合義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此是權也若
日日時時用之則成甚世界了或云權莫是中否曰是此一
時之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然舜禹之後六七百年方有湯
湯之後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權也是難說故夫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到得可與權時節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祖道
或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為權伊川以為非若平
看反經亦未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

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
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
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
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正甫謂權義舉而皇極
立權義只相似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
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所以謂義可以總括得經權
若可權義並言如以兩字對一字當云經權舉乃可伊川曰
惟義無對伊川所謂權便是經亦少分別須是分別經權自
是兩物到得合於權便自與經無異如此說乃可恪
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為
事物所遷惑又問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接嫂之
事例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
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
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

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
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
故學者須當先理會那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
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
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
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
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伊川謂權
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
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
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
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
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
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

權也所以為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
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
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
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
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
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
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
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
是恁地了不得也特舉

因論經權二字曰漢儒謂權者反經合道却是權與經全然相
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實未嘗反經權與經又却是
一箇略無分別恐如此又不得權固不離於經看可與立未
可與權及孟子嫂弱援之以手事其毫釐之間亦當有辨文蔚
曰經是常行之理權是適變處曰大綱說固是如此要就程

子說中分別一箇異同須更精微文蔚曰權只是經之用且如秤衡有許多星兩一定而不可易權往來秤物使輕重恰好此便是經之用曰亦不相似大綱都是只爭些子伊川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經只是一箇大綱權是那精微曲折處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經常之道如何動得其間有該不盡處須是用權權即細密非見理大段精審不能識此可與立便是可與經却未可與權此見經權毫釐之間分別處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或曰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將甚做大常文蔚曰調錄別出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麓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

貴權

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賢者權之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術所執位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又曰難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經權之別或曰恐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麼做大常又云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補之個問子莫執中程

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文似海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
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
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
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問

問伊川謂權只是經如何曰程子說得却不活絡如漢儒之說
權却自曉然曉得程子說底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他說
底經權却鶻突了某之說非是異程子之說只是須與他分
別經是經權是權且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
有時天之氣變則冬日須着飲水夏日須着飲湯此是權也
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得然却依前是常理只是不
可數數用如舜不告而娶豈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觀之那時
合如此處然使人人不告而娶豈不亂大倫所以不可常用

明錄詳別出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

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
可常之理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
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
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因推說
伊川說權只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
即是須為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友經之說却經權
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
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
過某謂不須恁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
過亦是常理則得因舉晉州蒲亭云某舊不曉文定之意後
以問其孫伯逢他言此處有意思但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
稱君君無道之說厲公信有罪但廢之可也樂書中行偃直
弑之則不是然畢音厲公有罪故難說出後必有曉此意者

夔孫

問可與立未可與權者求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
 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
 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經合
 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是遜與
 人遜一盆水也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也是爭康
 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于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
 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正此意也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
 大抵物事經却包得那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
 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
 伊川說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
 權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着使扇這
 便是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若相把
 做一說如兩脚相併便行不得須還他是兩隻脚雖是兩隻
 依舊是脚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出入便易得走作個

如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
 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置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
 在并以辨義與以行權此說義與權有不同漢儒有反經之
 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備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
 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
 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為下截程子所說漢儒
 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
 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
 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
 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經漢儒反經之說不是此說不可
 不知然細與推考其言亦無害此說亦不可不知義字大自
 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
 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
 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

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今云權義舉則義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將義來當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對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着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經便是權曰不是說經便是權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是雖反經而能合道却無背於經如人兩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時須一脚先一脚後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將左脚便喚做右脚右脚便喚做左脚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賀孫

○唐棣之華章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核似白楊江東呼夫核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

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段緣漢儒合上文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覆答道所以錯了晉書於一處引偏字作翻反作平聲言其花有翻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考據故不可立為定說世偽

或問味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又存爾時舉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八計八版

論語二十

○鄉黨篇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泳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夭夭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焉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焉

問者論語及鄉黨之半曰覺公者得淺未甚切已終了鄉黨篇更須從頭溫一過許多說話盡在集注中賀孫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

着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

看鄉黨篇須以心體之。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何是似不能言者？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如何是便便言？唯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如何是侃侃如何是誾誾？義別每云看鄉黨一篇須是想象他恂恂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誾誾為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廣

或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士毅

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為主，所以說似不能言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問其在宗廟朝廷，集注云：宗廟禮法之所在，在宗廟則每事問，固是禮法之所在，不知聖人還已知之，而猶問，還以其名物制度之非古而因訂之曰：便是這處某嘗道是孔子初仕時如此。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恐不如此。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鄉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賀孫。

第二節 在朝廷事上

亞夫問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曰：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

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諱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時舉

問注云侃侃剛直閔閔和悅而諱不知諱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怕怕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這正見和悅而諱底意思當道化盛時班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諱賀孫

閔閔說文云和悅而諱看得字義是一難底字緣有爭義漢志洙泗之間斷斷義一同兩齒相斷泳

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閔閔侃侃得禮之容緘嘿邪心非朝廷福祿

第三節 為君擯相

問賓不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肅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未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賀孫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大故

淳朴人君出命不甚會說話所以着人代他說話肅
植舉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右人傳命出也揖左人傳命入也曰然植

集注引晁氏說謂孔子無使擯執圭之事正淳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說必無

第四節 在朝之容

張音橙門兩旁木也
闌音孽門中
檝為闌
墩音敦平地
有堆者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注云棖闌之間由闌右不踐闕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闌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傍闌右邊出入而此古字賀孫
棖如今衮頭相似闌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擯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棖闌之間為君位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闌扉之兩旁有棖棖闌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必大

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植
問復其位跋踏如也曰此是到未稍又結筭則箇若衆人到未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未稍又整頓則箇肅

第五節 為君聘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必大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笏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

覲杜歷切音
狄見也

於授故如授賀孫

享禮有容色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通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

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弊皮與馬

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

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

陳之於庭實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

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燾

饗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

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廷實以將其意

比聘時漸紓也聘禮篇

私覲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

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植

第六節衣服之制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及以紅紫爲朝服賀孫

紺是而今深底鴉青色義剛

紺深青楊赤色揚浮也植

問緌以飾練服緌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

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

色如今之閃青也廣

問紅紫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古之婦人女子亦多紅

紫爲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廣

藉練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藉兩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

朱子蒙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與蒙彼縹緜有兩說疎

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或問狐白裘曰是集衆

狐爲之植

第七節謹齋事

○集注衣以楊裘
按字彙楊襲楊
衣乃半袖單衣
加于裘之上襲
衣乃有袖全衣
加于楊之上
君子惜老第三章
蒙彼縹緜注蒙覆
也縹緜絺之屬也
者當暑之服也以
展衣蒙絺給而爲
之繼祥所以自歛
絺也或曰蒙謂加
絺給於襲衣之
上所謂表而出之
也
集注縹緜按字
彙音碧縹緜摺疊
衣也

明衣即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爾又曰即浴衣也見玉藻注植

問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廣

問齊必變食曰葷是不食五辛菹

第八節飲食之制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慾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纔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剝一重又有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剝得許多皮殼都盡方見其真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着

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該滿邪酒之辭亦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自陷自蔽自如此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賀孫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又問注云精斂也曰是插教那米白着煮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米醬之類問祖不得其醬非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

同植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勝食之氣味

第十節居鄉

問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疑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

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
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五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
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
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者來為天
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大小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
度天上許多星侵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恠蔡云子陵足
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敬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
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賀孫

第十一節 與人談之誠意

蘇實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
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昔春後拜潘子善因言浙中若
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
則不拜也植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者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聖人理發見

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到子細云大夫有賜拜
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
故其直不紋龜山為人粘泥故說之較密賀孫

第十二節 事君

君祭先飯尋常則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生之類今侍食於君
君祭則臣先自喫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饋入取
那飲食來請君祭咏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
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曰常時多東首亦
有隨意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枕何趾這見得有隨意
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云寢常東首也常寢
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賀孫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
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義剛

使

第十三節 交朋友之義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泯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着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誦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賀孫

第十四節 容貌之變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座者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常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管孫

第十五節 升車之容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蓋雉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一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特舉

論語二十一

先進篇上

○先進於禮樂章

立之間先進後進於禮樂文管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
 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
 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
 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
 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
 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
 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
 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
 君故有四清聲如今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
 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

或疑賓為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
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
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
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
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時舉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
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禮樂皆是禮樂只管
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
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盡如今盡用
紫羅背盡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
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
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
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
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志平儉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皆欲換過就
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
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
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
未必好寧可是白直龕踈底人賀孫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大繁恐
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寡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
禮向來所行真成彊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
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淡冷必大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
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
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謨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者自就逐項

上者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因云冉伯牛閔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峯說不知集注中載否他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禪事無廉耻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踈闊意思賀孫因舉如喪至乎衰而止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等語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溫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賀孫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熹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祖道

○南容三復白圭章

先生令接讀問曰南容三復白圭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語自分明時舉

○顏路請子之車章

顏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薄

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節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註說得甚好又簡徑明作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冰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媿時舉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晝之不能不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道未能盡焉能事鬼哉曰不須論鬼為已死之物但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誣矣去偽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為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廣

生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時卒

言

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義剛先生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曾以一時趨平原者害之我於人之不當事者不安事則於鬼神亦然所以程子云能盡事人

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一而二二而一過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賀孫

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道理論語少說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會說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影固亦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而已集注無

○閔子侍側章

問閔子問問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閔子純粹冉有子貢便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閔子則較近裏些

子雄

問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這侃侃字只作剛直說如何曰也只是剛直閔子養氣象便自深厚冉有子貢便都發見在外賀孫

才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三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方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端蒙

問閔是深沉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斐孫

問閔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

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廣

問問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死賀孫

吳伯英講由也。不得其死處。問曰。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此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管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於衛。何歟。若冉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為衛君與否。蓋不若子路之龜率。壯祖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自是死得。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况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問。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到此不得其死。無本。作。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使能疑而問之。有

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仕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明作

子路為人。麤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悝即出公之黨。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當。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者。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料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

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入其踈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魯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賀孫

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曰不似楊墨墨氏之學萌蘖已久晏子時已有之兼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為我不關事必大

○季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義剛

問辨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一旦仕於季氏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蓋緣他工夫間斷故不知不覺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自點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力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廣

問季氏富於周公章一草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又之云人曰舉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時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按不出一向從

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為我辭之意便見得煞高曰然因云謝氏說閔子處最好因令賀孫舉讀全文曰冉求路頭錯要只在急於仕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進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匹似閑又有一等人雖要求進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賀孫

柴也愚章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明作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實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也

用之間高子羔不實不經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實

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

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經不實之說不得如途中萬一遇

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

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

時便如曾子之易箒曰易箒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使

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

變他底却自正問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

說又曰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

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實不徑相似因說國家循

龍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

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富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又曰

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

何說當神宗時群臣上尊號司馬溫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

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若不自見得雖溫公

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來真教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

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賀孫

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

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格

讀參也魯一段云只曾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

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

放下了如何得通通則是終於魯而已時舉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

到透徹了方往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

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

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

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個

明道謂曾子竟以魯得之緣他質鈍不鮮便理會得故着工夫

去着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

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且莫說義理只如人學做

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會做得以他底亦須是

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李翊書老蘇與歐陽公書說

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麼細密豈是只恁從兩子上略過便

做得如此文字也教畧

參也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造作參也竟以魯得之不須要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

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端蒙

○回也其康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康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

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

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

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

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貧殖而言

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顏

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

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撥出來賀孫

顏子屢空說作空中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所得別不見說虛空處可學

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為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屢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此解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顏子不以貧乏改其樂而求其富如此說下文見得與子貢有優劣寓

問呂曰貨殖之學賈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復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

貢為豎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已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允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為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樂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為得之誤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全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與乎故不能入聖

人闢室橫渠之解極好全轍猶言規矩尺度也

味道問善人只是好資質全未曾學曰是又問不踐迹曰是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魚魯學古人已做底事做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

踐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為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恪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員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寓

問不踐迹曰善人質美雖不學樣子却做得是然以其不學是以不入室到聖人地位不得謙之善人乃是天資自然有善者不待循常迹而自然能有其善然而不能加學則亦不足以入聖人之室震

謝教問不踐迹曰資質美只是暗合不依本子做橫渠說得好然亦只是終於此而已淳

問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莫是篤行之而後可以入善之間與否曰若如此言却是說未為以前事今只說善人只是一箇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惟橫渠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入去自可到美大聖神地位去偽

問善人莫是天資好人否故雖不必循守舊人途轍而自不為惡然其不知學問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室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否曰然廣

問尋常解踐迹猶踏故步不踐迹者亦有所進亦不入於室者所進不遠也今集注解踐迹不循據轍之意如何曰善人者以其心善故不假成法而其中自能運用故曰不踐迹據此

止說善人未有進意治

問不踐迹何以爲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爲善如漢文帝是也大雅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善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他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

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見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見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第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賀孫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爲先是否曰伊川此說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偽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一十五版

論語二十二

先進篇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
 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
 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
 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
 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
 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
 之際只爭此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
 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弒之賊你若不從他他
 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怕死何所不至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

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曾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夔孫

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仲弓為季氏宰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招權聚財歸已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魯君有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為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隨三都是乘他要隨而隨之三都隨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辨勢自弱如羅崇勳殺牙兵初惡其為亂既殺之又自弱璘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閔雖之事可九曰

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璘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謨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產說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溥

○子路曰昔者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魯語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甬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使如此魯語言志

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時奉舟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晒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升卿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道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捨廣

曾點覺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植

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義剛

恭父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時舉

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鐘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恣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再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

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賀孫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道夫

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說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所以與之其實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如李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打曾參仆地皆有些狂怪人傑

恭父問曾點說誅而歸一段恐是他已前實事因舉以見志曰他只是說出箇意思要如此若作已前事說亦不可知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

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邵康節晚年意思正如此把造物世事都做則劇

看曾點見得大意然裏面工夫却疎略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賀孫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

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為曾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

說着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

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地又曰今人却怕做莊老却不怕做管商可笑賀孫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

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卓

子路曾皙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端蒙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隱貼三子在孔門豈

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賜

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些子過謂便是曾點氣象升卿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起然

無一毫作為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道夫敬之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

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賀孫

或問曾點之言如何曰公莫把曾點作面前人者縱說得是也無益須是自家做曾點便見得曾點之心學蒙

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

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淳

或問曾皙言志既是知得此樂便如顏子之樂同曾皙行又不掩何也曰程子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他只是見得這大

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無所見但他只見得

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他知道道理發出來然至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

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却未必知也植林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來曰某以

為頗與莊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蕩耳又問曾點漆離開已見大意開却實用工夫曰開覺得細密格

漢知舉叔重疑問曰曾點已見大意或謂點無細密工夫或謂點曾做工夫而未至如何曰且只理會曾點如何見得到這裏不須料度他淺深徒費心思也人傑

或問曾子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今便是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將文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焉蒙教曰人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此處最難略看差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淳謂云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尋向上去只是向上去便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深處止是毫忽之爭到得不向十尋又只畫在在淺處須是就源頭

看若理會得只是瀉瀉地去如操舟尋得大港水脉便一直溜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積年過代無緣得進賀

先生令收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濂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子固着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子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二子雖就事上學子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問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

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時舉

蕭問曾點言志章程子云云先生曰集注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今曾點說底不曾理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後面底確集

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又曰曾點曾參父子却相背曾點是先見得大了曾參却細孔子見他着細工夫到遂告以一貫那時參言下一唯見得都實如曾點則行有不掩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士毅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

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此子客氣未消磨得盡肅求畢竟有不要做事為任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不見不透又問曾點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其嘗說曾皙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令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路着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

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變是繼作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未嘗少息豈曾如此在安曾哲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變懸變如地是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變綱畧

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著無所作爲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所以與之如今人見學者義論拘滯忽有一箇說得索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見

耳

得其做事時如何若只如此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莊老此如季武子之死倚門而歌事及家語所載芸瓜事雖未必然但如此放曠九伯事何故都當聲在他身上所以孟子以之與琴張牧皮同稱狂士又莊子載子桑云孟子反子琴張事雖是寓言未足憑然何故不別言一人孔門如曾點只見識高未見得其後成就如何如曾參却是篤實細密工夫到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必大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更有其私意來自

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植舉曾點言志明道云。蓋與聖人之志同。先生誥云。曾點與聖人志同。在那裏。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同。曰也。未湊盡得。因座中諸友皆不合。先生曰。立之底。只爭這些子。子善以為點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要着私意去。安排便不得。曰。他不是道我不要着私意安排。私意自着不得。這箇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植舉時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

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却不願仕。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爾。又問曾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謨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趙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論到天德而出。空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曾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高明。參却曾鈍。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

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富

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洒落便是下面答

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

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

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

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未

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

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

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

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槩據着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

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

本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為荏緣他

資稟高見得這箇大不肯肯肯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

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

隨

老做得或無狀耳又云曾參曾點父子兩人絕不類曾子曰

事上做細微曲折做得極爛熟了才得聖人指撥一悟即了

當點則不然合下便見得如此却不曾從事曲折工夫所以

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傳道則還曾子也學者須是如曾

子做工夫點自是一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曾點濼離開

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捨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

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此與一貫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

心始得又曰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從容灑落處

了又曰諸子之欲為國也是他實做得方如此說糊糝定

吳元問曾子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事業亦

可為吳元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

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

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六根大本使推

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

欄字彙必駕
切刀柄

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某嘗謂曾點父子為學，每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而忠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世祖

問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曰：曾點為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曾點只是遇然

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又不曾見得，其嘗說曾點父子正相拗。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將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學子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煮

或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蘇庚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顏子喟然之歎，疑其語實。諸先生曰：覺見諸公都說得技藝，此等處不通如此。此說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業非曾點所能，又逐一稱述堯舜來比並，都不是如此。曾點只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踏著

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
以如此只說得到此住已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推
說已是枝蔓。或問程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爲國以禮底道
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赤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
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二子只是曉得那
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
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
那裏得來。曾參則元來未見這箇大統體先從細微曲折處
行都透了見得箇大體。曾氏父子二人極不同。世間自有一
樣人如此高灑見得底學子不得也。學者須是學曾子逐步做
將去方穩實。又問子路氣象須較開闊。如二子曰然。又曰看
來他門都是合下不曾從實地做工夫去。却只是要想象已

徑

攬箇箇形象如此所以不實。某嘗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
逐句逐字與我理會着實做將去。少間自見最怕自立說籠
罩此爲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後若終不
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少間行
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大病不可不
深戒備。

問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槩既得聞命矣敢
問曾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子點矣而子
路爲國以禮處亦注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如何曰子路所
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曾點見處豈
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椽
知得有許大許高然其中間廊廡廳館立牖房闥子細曲折
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
曾點濼離開已見得大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朴

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曾點點見得天理
 流行箇中洒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為他天資高見得
 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是得
 四面牆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裏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
 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
 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
 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
 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
 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
 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道一見

疑同聞

幕

問使子路知禮如何使得似曾點氣象曰此亦似乎隔焉然亦
 只爭箇知不知見不見耳若達得則便是這氣象也會點只
 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

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得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又
 曰公且更說曾點意思廣云點是已見得大意其所言者無
 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為事物所累曰亦不必說不為事物所
 累只是緣他高明自見得箇大底意思曰既見得這意思如
 何却行有不掩曰緣他見得了不去下工夫所以如此譬如
 人須以目見以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
 者亦有未見得後強力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到也又
 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
 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來真
 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曾子方領
 略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礙處若是曾參
 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則便入於釋
 老去也觀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人
 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

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離開為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廣

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曰

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麓緣他勇便麓若不是勇又不曾

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

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即達為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與

舟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

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文蔚

陳仲亨說子路只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數句未明先生曰子

路地位高品格亦大故高但其病是有些子麓緣如此所以

便有許多麓暴踈率處他若能消磨得這些子去却恁地

退遜則便是這箇氣象了蓋是他資質大段高不比舟求公

西華那二子雖如此謙退然却如何及得子路譬之如一箇

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過便在那邊若達那為國以禮

道理便是這般氣象意正如此求也退故進之舟求之病乃

是子路底藥子路底病乃是舟求底藥義剛

季子約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若識得

便能為國合得天理曰固是只更有節奏難說聖人只為他

其言不諱故發此語如今看來終不成纔會得讓底道理便

與曾點氣象相似似未曾如此如今且平看若更去說程子

之說却又說上添說子思言為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

助長此兩處皆是喫緊為人處但語意各自別後人因喫緊

為人一句却只管去求他同處遂至牽合本之

問孔子語子路為國以禮只是以子路不遜讓故發此言程先

生云云如何曰到為國以禮分上便是理明自然有曾點氣

象可學

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他二子却鑒

他子路為夫子所哂故退後說道夫

問再者浴沂章程子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若如程子之說者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見得箇大底意思者恐易入於虛無先生曰此一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而已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因說一貫之肯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領略得他意思餘皆未曉浴沂一章解向來亦曾改過但今尋未見在問先生謂三子從事上見得此道理必如此說然後見得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讓則便是不知不覺達了這箇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二子亦因夫子之哂子路故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警也廣

上蔡說為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下集義問前輩說為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注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

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節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一計二十三板

論語二十三

顏淵篇上

○顏淵問仁章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已復禮四箇字不遷不貳三月不違不改其樂。道夫

顏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

克已復禮問不容髮無私便是仁道夫

克已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可學

克已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若海

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倖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

已尚何問哉謨

龔邾伯說克去已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已復禮一如將水去救

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時驛

克已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已外別有復禮閑邪別

非

有存誠賀孫曰此

卷四十一

克已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秘
克已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
之本為仁由已之為不同節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
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可學

問克已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仁曰存得心之本體
因說克已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
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
底如剥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日將義利兩
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
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麓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會做
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

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
無窮耳不成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
理也維

元翰問克去已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
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
說義却未見得仁又况做事只要靠着心但恐已私未克時
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
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
就理上做去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
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
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遂句把來湊看次第合得都是這
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
有一般私意難識所謂孜孜為善孜孜為利於善利之中却
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一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

以手畫易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已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呂與叔克已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已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已私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明作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林舉注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着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

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挺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個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學蒙

或曰克已足勝已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或曰南軒作克已齋銘不取子雲之說如何曰不知南軒何故如此說恐只是一時信筆寫將去殊欠商量曰聞學中今已開石曰悔不及矣去爲克已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已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好着精細

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己須着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

理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着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

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

只道克己為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

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

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

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若但

知克己則下梢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曰如

坐如尸立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

倚宜若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己私條疑聞同錄異

而謹錄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

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言答

答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

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

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

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

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

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

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

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

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神為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

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

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南升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己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

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

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尺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尺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已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已對看當從禮說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之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不可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便是欠闕若克去已私而安頓不着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已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已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說貫在這裏又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便克已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已私

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傲跛倚是已~~有~~知倨傲跛倚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已而未能復禮也曰跛倚倨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出世故無足以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私其身便是有箇大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未便盡是私意但只是見得偏了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已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已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

王夫底克已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已便復禮也
先生因言學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
別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

曰爰問克已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
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箇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
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
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
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
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
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
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
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日
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已而不能復禮者佛老足也
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无無這禮克已私了却空蕩

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着處又問所以
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準則有着實處
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夫理節文教入有準則處
佛老只為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
意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
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
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
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曾點但只見
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問曾點資
質莫是與顏子相反曰不是與顏子相反却與曾參相反他
父子間為學大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推將去曾點是只見得
向上底了便不肯做又問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如何便
是這氣象曰若達時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天理
無許多費力生受又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未如

何比得這箇曰理會得這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道理暮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末又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篋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似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先生又曰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便是佛老去如琴張魯曾已做出這般事來又曰其克已往往吾儒之所不及但只他無那禮可復爰再舉未能至於復禮以前皆是已私未盡克去曰這是旋克將去爰因說夜來說浴乎沂等數句意在言外本爲見得此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受用自在處却不曾見得曾點見那道理處須當分明先從這數句上體究出曾點所以如此灑落因箇甚麼曰這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從容自在處見得道理處却不在此然而却當就這看出來又曰只爲三子見得低了曾點

恣地說出來夫子所以與之然而終不似說顏子時說也只說是狂者正爲只見得如此做來却不恣地又曰爲國以禮之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是問莫便是那克已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爲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者冬裘渴飲飢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爰因問這禮字恣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

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要確守得底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已復禮是克已便是復禮不是克已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已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相似又曰克已復禮是合掌說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已復禮若是克得已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斐孫

奈

因論克已復禮洽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祭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欲洽難去曰難有時忘了他為一時便與人為一片了非禮即已克已便復禮克已復禮便是仁天下歸仁天下以仁歸之闕祖

問克已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是不病伯羽

一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已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斐孫

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當或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日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銖

問一日克已天下歸仁若是聖人固無可克其餘則雖是大賢

亦須著工夫如何一日之間便能如此雖顏子亦須從事於四勿曰若是果能克己復禮了自然能如此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廣

因問一日克己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

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

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

之雖仁。如道。緣云。歸事。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

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

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賀孫

問天下歸仁先生言一日能克己復禮天下皆以仁之名歸之

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所以克己復禮者是先有為仁之實而

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卓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

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

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

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

之意寓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去己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己復禮

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

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解釋經義須是實處其事

方見着實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必須實能盡

得此理仁義禮智無一些欠闕他底如何不樂既無實得樂

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己復禮豈更有人

以不仁見稱之理謨

或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

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文有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己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紳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惑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寓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

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關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數語極好他說纔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邪明作

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專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

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

問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

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得不然則將見禁止於西而生

於東禁止於此而發於彼蓋有力不暇給者矣主宰云何敬

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又是兩脊了先生問祖道曰公

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

曰南軒大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

如此議之其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為在中之義南軒深以

為不然及其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遣書來以為是南軒

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其不及也祖道

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己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就克己復禮上理會便

了只管如此說其麼賀孫

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為邦必竟先是問仁先是問為邦曰看

他自是有這克己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那四代禮樂底事

業卓

顏子問克己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直

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

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

人須會問始得勉齋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己

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

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

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答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聖

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認所謂之仁已乎他心都向外

去未必將來做切已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

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拗底說話勉齋只管問

出外來正明道所 謂塔前說塔也 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
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
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
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
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
理會得但要如何做賀孫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
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
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
句却尤親切時舉

曾問一日克己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己復禮是今日事明
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

告

工聖人言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着究竟然大槩則一聖人之意
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
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
先生大不然之曰以其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
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
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
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訥是隨其病處使之做
工夫若能訥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
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人傑

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己上曰若論全體是處可見且如其言也
訥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親切處如
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麼成箇甚麼趙

師復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
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
箇心却自完全得在

孔子告顏子以克已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會見得箇已是甚禮是甚
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得只未敢便領略却問
其目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承當去賀孫

子壽言孔子答群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
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已復禮為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
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已復禮幾乎以顏子
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
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已之說却緣衆
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行了路
今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已復禮他還相從否

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
是與不是解后却錯了不可知大雅

或問顏子克已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已復禮且
要理會自家身已如何須着克已復禮這也有時須會思量
到這裏顏子如何若死要克已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已復
禮如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曾關自家事也有被別
人只管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已少問又忘了這裏須思
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已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
去克已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
以克已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名利達真
箇是輕克已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

梁謙問克已復禮曰莫問顏子克已復禮且就自家已身上說
顏子當時却不解做別事只恁地克已復禮作甚顏子聞一
知十又不是箇不聰明底人而今須是獨自做工夫說要自

家已身見得便如上蔡聞程先生之言自然面赤汗流却是見得他從前不是處而今却能遷善改過這箇便是透處卓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己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會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德明

問顏子已是知非禮人如何聖人更恁地向他說曰也只得恁地做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向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已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呆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其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其時只緣是其捉着他緊處別人不知曉禪便被他謾其却曉得禪所以被其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己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徧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徧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亮且如徧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

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
 方解去克己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
 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謹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
 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極箇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
 是大槩綽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稱其仁
 而今若能克己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仁人這也不須理會
 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管喫自解飽若不去喫
 只想箇飽也無益哉剛

問天下歸仁集註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伊
 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為其事事皆
 仁所以天下歸仁集註

問克己復禮為仁這為字便與子路為仁之為字同否曰然又
 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

與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己私便
 是天理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也仁是地頭克己復禮是工夫
 所以到那地頭底又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既事事是仁則天
 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
 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是行時便是天下不曾皆與以仁在
 又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己復禮恐是謂微
 仁之全體曰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
 時便是克己復禮也是閑說謂梅云若全體若見不得對是
已復禮也只
沒理會也

問程先生云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曰不
 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為是大雅
 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曰之間如何得事事皆
 仁曰一曰克己復禮則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
 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也

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令人談空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浩

問謝氏說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九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忍人

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問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

提却這勿字上勿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方使他人不着故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或

問顏子地位有其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功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

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錄因問克己復禮

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

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語胡待

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是揮止禁約

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錄問伊川四箴曰這箇須着子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恁地做

將去也別無道理拘迫得他譬如做酒只是用許多麴時日

到時便自迸酒出來况看文字只要溫故知新只溫箇故底便新意自出甘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意便不得也時舉

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執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

家做工夫處道夫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

由中出此皆錄作自下句是用功處此皆錄作工夫是問須是識別

若

上不可放過謂

讀伯豐克已復禮為仁說曰只克已便是復禮克已復禮便似

段

著誠去偽之類蓋已私既克無非天理便是禮大凡才有些

私意便非禮若截為兩受中間便有空闕處此非克已之後中間又

此一節須用復禮也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

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

上克去已私做工夫欺大極是工夫如尹彥明書四箴

却云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其向見博本上句初無所以字當

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者矣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

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

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

上說道夫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已工夫從內面做

反

去交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聽何以特說心聽

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說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

心上說人有秉彜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

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植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

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

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端蒙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

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

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

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

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且眼前道理善惡是非何誰不知只

是自見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放

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時舉

李問伊川云制乎外以安其內顏子心齋坐忘都無私意以更不必制於外曰顏子若便恁地聖人又何必向他說克己復禮便是他也更有些私意莫把聖人令做一箇人看便只是這樣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若驕吝便不是周公惟聖罔念作狂若使堯舜為桀紂之行便狂去便是桀紂纘問四箴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開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否曰視為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於身難

問聽箴人有秉彜云云前面亦大槩說至後兩句言開邪存誠非禮勿聽不知可以改聽字作視箴用得否曰看他視箴說

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力至於聽處却又較輕也寓

亡〇

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賀

賀孫說類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亦不可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誅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感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感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言謹於接物問

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許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這說
 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
 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
 便危險集注所錄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
 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克去已私無非禮
 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
 這便是渾然大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視聽
 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
 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
 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
 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
 人於這處亦有以德禦之如云女妓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賀孫

問奉誨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公去凶榮辱惟其所召是

謹諸已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
 物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
 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
 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
 忤出悖則來違賀孫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
 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
 纔誘裏面便為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
 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私欲纔長天理便被
 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
 低便昂不昂便低九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皆
 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
 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訥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已事
 都是為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

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
無些闕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
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
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
極密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
明下云學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未審此意如何曰看自家
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
惟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
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
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
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止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
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
集註裏都拈不起看諸公說除是上蔡說得猶以如游揚說

直看不得賀孫

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兩般人否曰
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
為早是見得遲了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
脚做功夫去端蒙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四句莫有優
劣否曰鵬鵬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
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
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
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
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
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
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道夫

程子曰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

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說得好，謂用。○問。祖。歸。云。此。在。有。未。○歸。義。

問克已復禮章外書有曰不能克己是為楊氏之為我不能復禮是為墨氏之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克已復禮只是一事外書所載殊覺支離此必記錄之誤向來所以別為一編而目之曰外書者蓋多類此故也伊川嘗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此說最為的確

正淳問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者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為失程子之意何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理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着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如謝氏曰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夫子分明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謝氏却以我言之此則自是謝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顏淵者矣又如游氏曰顏淵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

不息而可久將幾箇好字總聚在此雖無甚病終不是本地頭語問游氏專說非禮勿動遺却視聽言三事曰此却只是提此一語以槩其餘又問謝氏前篇謂會點曾中無一事此意乃云仁者心與事一無一忘一助之失曰心與事一只是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如此說亦無礙惟其心與事一故能曾中無一事也必大

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已復禮為仁是做得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然有病節

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以仁稱之又問謝說如何曰只是他見得如此大抵謝與范只管就見處却不若行上做工夫只管扛扛得大下梢直是沒著處如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去偽

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至楊氏以為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仁之大如

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己銘如洞然
八荒皆在我闡之類同意端蒙

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己私天理渾然斯為仁矣
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己銘謂洞然八荒皆在
我闡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
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
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缺夫之
說看得來文義不然今解却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二帝
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
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浩

某解顏淵問仁章畢先生曰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
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如呂與叔
克己銘則初未嘗說克去己私大意只說物我對立須用克
之如此則只是克物非克己也枅

克己銘不合以己與物對說謨

呂與叔說克己從那己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
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
却是自家己倒了幾多所謂己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
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己銘只說得一邊佐

包詳道言克去勝心是心先生曰克己有兩義物我亦是己私
欲亦是己呂與叔作克己銘只說得一邊方子

問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盡得公道所以為仁耳求仁處
聖人說了克己復禮為仁須是克盡己私以復乎禮方是公
公所以能仁問克己銘瘁病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是這道理
否曰某見前輩一項議論說成高了不只就身上理會便說
要與天地同其體同其大安有此理如初無吝驕作我龜賊
云云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說到復禮處須先克己私以復
于禮則為仁且仁譬之水公則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

浚溝渠然後水方流行也寓

問或問深論克己銘之非何也曰亮己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皆在於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大故人皆喜其快纔不恁說便不滿意殊不知未是如此道夫云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公且道視聽言動千人甚事又問天下歸仁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至上蔡便道唯能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為必須如此說纔不如比說便不快意矣道夫

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瘁痾疾痛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時舉問程先生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是如何曰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時舉

林正卿問呂與叔云瘁痾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此語說天下歸仁如何曰聖人尋常不曾有這般說話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此天下歸仁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一般此兩句便是歸仁樣子又問怨是人怨己怨曰人怨恪

問克己銘只說得公底意思曰克己銘不曾說着本意揚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己字本虛如何專以勝己之私為訓鄭伯克段于鄆豈亦勝己之私耶閑祖

上蔡說先難便生受如伊川便說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其說平大
以我視以我聽若以為心先有主則視聽不好事亦得大不便
也方

以我視以我聽恐怕我也沒理會方

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云云黃簡肅親見其
手筆閑祖

曾天游見陳幾叟曰克已復禮舊曉不得因在京師委巷中下
轎涉泥着謁方悟有箇快活處後舉以問薛文薛昂薛云
情盡性復正是如此陳曰又問薛文做甚曾又曰又嘗以問
游丈亦以為然陳復曰又更問那游丈蓋定夫以克已復禮
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南本游氏語解中全無
佛語解此一段其已削之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
禮勿視四句有干涉留

問

文

